

中國惡訟師

黃東璋識

中國惡訟師 第三編

中華民國八年十二月終印行

中國惡詠師三編一冊

定價大洋六角



總纂者 海 巫 襟 亞

校閱者 海 巫 虞 公

印行者 襟 霞 閣

發售處 襟 霞 閣

上海新開路太平坊

中華民國境內各大埠均有銷售

中國惡訟師 編三 目次

腰斬

借頂

遺囊

笑訟

檢腹

賣缸受欺

烟管之罪

嗷丐

生光杯

子游磚

屍詐

二百錢

毒犬

離婚一狀

錢囊案

清宮秘案

絕妙狀詞一

絕妙狀詞二

救主在此

絕妙狀詞三

絕妙狀詞四

三夫案

一筆卸罪

爭墳案

硃砂印

捏像

誣告一

吉安訟師

兄弟爭金

治盜

誣告二

解紛三則

燭奸一

燭奸二

石進士

戲懲

巧報

滑稽訟師

一筆勾

惡訟師之勁敵一

惡訟師之勁敵二

惡訟師之勁敵三

惡訟師之勁敵四

和姦

蟻訟師

其二

騙術

催交產

徐訟師

相術獲盜

鮑訟師

盜印法

丁震聲

雞

武弁墮馬

奪妻案

惡作劇

馬蹄袖

卜林望

審持刀案

姑嫂成婚判

辨子

兄弟爭田

甘泉令

僞借券

審樹

婷婷

胭脂妙判

咬舌計

附解鈴人語

中國惡訟師

編三

海虞襟亞甫纂

予纂惡訟師史。一編再編。茲將三焉。或疑而問曰。若子所云。其信史歟。其出于理想中之臆說歟。予啞然失笑曰。嘻。子視予爲惡訟師乎。曰。惡是何言。曰。不然。予理想中安能出之。質言之。徵論其爲信史。爲臆說。卽有人而臆說焉。彼臆說者。卽惡訟師耳。夫理想爲事實之母。彼今日之臆說。安知非他日之信史歟。予不敏。茶頭酒尾。聽人津津樂道。一例以信史目之。退而筆諸于簡。作惡訟師史第三編。海虞襟霞閣主識。

腰斬

清嘉道間。粵東潘盧伍葉四姓。以鉅富聞天下。而盧某尤爲四姓甲。驕奢淫逸。煊赫一時。資財逾於倚頓。享用過於王侯。思天下之物。有不備於室者。引爲大恥。會元旦慶賀。盧之西賓某。造廬祝歲。例頌吉詞。某思盧氏富豪。已極無可爲頌。乃作奇想。頌之入鄉賢祠。盧固市儈。不解鄉賢祠爲何物。他日以問人人。語之曰。祀鄉賢。則血食千古。其榮過王侯遠矣。且事皆可以貲求。此獨不能。故尤爲可貴也。問必如之何。而后可曰。必也。

德行足爲一方矜式。著作有裨於聖學。而后可。盧乃廣聘名流。代爲著書。書成。託之於其父。又譌爲其父行述。徧貼粵中大吏。請奏。以其父附祀鄉賢祠。中大吏懷璧手金。綠章入告。未幾得詔。准所請。而盧父之木主。遂得公然入鄉賢祠。享血食矣。然其父實一商行。駟儉也。以負販起家。少壯時。曾作米賈。以爭米故。與其兄互毆。脫其兄之髮辮。因以涉訟。讞成。將辮貯庫。通詳立案。至是。盧徧賂上下。盡毀滅其宗卷。官吏靡大小。緡紳靡貧富。財賄罔有弗及者。盧自以謂詳矣。密矣。乃有劉某者。旣無職守。又非緡紳。一孝廉。公才大心細。工於刀筆。聞訊欣然。踵盧門。坐索千金。盧靳之。僅與以百金。盧妾某氏諫曰。劉健訟。非善類。君今不惜數十萬鉅金。以營一事。何獨至於劉。而千金是吝。母乃不可乎。盧時已趾高氣揚。拂袖曰。彼一舉子耳。其奈我何。劉微聞之。忿甚。返其百金。卽以蒙蔽官吏。侵瀆鄉賢。遍控諸官。均以無證據。不得直。劉幾束手苦思。焦慮。忽念及盧父毆兄一案。事及糧米。糧道署當有案。而彼等徒視爲刑名。或未念及。盍往求之。翌日。卽躬往道署。訪某書吏。吏適他往。遣其八齡孩於家。劉悵然擬留一說帖。以達意。適案頭無紙條。覓於屨中。忽見此案卷一。束在焉。大喜。出於非望。卽以二金授其孩。曰。以

此與若吾借此紙去一視卽當還也吾訪汝祖卽爲此耳孩得金喜甚亦不暇顧劉遂攜歸初盧之銷案果遺糧道署吏得之將以挾盧鉅萬以劉方訟姑徐云爾及是晚歸其孫具以告吏驟失此物怒極發狂飛足蹴其孫仆階下死亦不顧也劉既得真憑實據將入都部控而苦乏資斧乃異想天開特製一撲滿粘文於上以暴盧之罪字字剴切語語動人言將以京控而求助於人以撲滿置於市嫉盧者爭投之不一刻充牣其中至不能容納劉剖之得金盈千乃叩頭徧謝市人攜之入都備受楚狀得事聞於上詔以法官爲星使蒞粵讞是獄使者啣命至盧聞訊又以明珠一斗賂之使者曰然則據以達部奈何盧無策但曰苟令彼亦得罪吾雖被撤以出也亦無所憾焉使領之允爲籌劃當劉之入都也餞之者百十人皆祝其成功謂拔去一丁以除一害劉揚言於衆曰予之此行當令盧父之木主腰斬出祠使者籌謀久之無策入劉於罪商諸門客門客中有才智傑出之士再四思維得一惡策喃喃自語曰固如是劉入閤闔必矣乃遷延之某日黃昏後猝然傳訊劉衣冠至使者故反覆詰問皆無爲之詞延至二鼓轅門下鍵矣使者退座休息三鼓後使者忽復升堂傳訊改衣素掛布帽劉亦於袖中

出素掛及摺疊之布帽從容被帶使者見之爲搖首咋舌蓋翌日爲國恤故事三鼓爲子刻卽以明日論使者此策出於門客故傳之來閉門以俟三鼓升堂復訊擬指劉於國恤日衣綢服坐以大不敬固不虞劉之早爲備也使者見不可屈卒以盧父毆兄有證撤出鄉賢祠限日既至盧氏捧主出劉又往遮要之曰當其入也人以爲賢故得由正門入今不肖矣何復可以由此曰祠無側門奈何曰竇可出也盧無奈將自竇中出劉又復要之曰止止盧氏可竇國朝不可竇也問如何曰苟以皇清二字出於竇將以大不敬論矣盧斯時進退維谷曰若則究如何而可曰解去之可也盧不得已呼鋸至解去皇清二字木主始出劉撫掌號於衆曰盧氏木主而今腰斬矣一市沸然人心大快自是盧啣劉刺骨報復之心無時或釋顧劉無懈可擊待之三年不得隙乃陰使人囑之爲文以譏朝政既得其稿復賄大吏持以入奏詔革其舉人劉乃一笑釋然自榜其門曰秦革舉人夜或肩輿出籠燈前導亦標此四字自以謂煊赫無偶或以爲狂劉不顧也

外史氏曰中毒於人其報復乃有如此者抑亦酷矣溯此案之種因實基於西賓之一

言所謂一言而喪邦似之嗚呼富而驕者可以此作龜鑑也已

借頂

吳門張孝廉清初名訟師也晚年生子名人傑人傑以早失怙恃流遇至浙依外祖父讀性譏警心靈敏十三四齡於塾中稱獼猴王焉同塾之撲而爭者必質之於人傑前人傑爲辨其屈直皆唯唯聽命無敢倔强者外祖偶聞之曰人傑他年必成狡猾吏也及長預人訟事所作狀訴尖刻無擬所謂字字見血者是也張善以逸待勞費些許心思腦力破人千萬財鈔煩三言兩語脫人重大罪案衆有司咸深佩之不遑有阿誰欲加之以罪者哉其事跡浙人士類能言之晚年歸蘇住護龍街某許某歲歲闌其鄰忽出一謀殺命案時大令某少年致仕趾高氣揚且素不識人傑於蒞驗之時照例傳四鄰問話四鄰皆懼波及避匿不出令怒傳命虎役速拘一二人至役去移去有一老者至龍鐘不堪首戴大帽且飾以藍頂珠昂然挺立長揖不跪令心疑之卽盛氣問曰若鄰耶曰然曰若何功名曰無之曰然則何爲而藍其頂豈不知此爲四品冠乎曰不知我見鄰有捐道銜者常御此今聊借其頂以自娛耳令怒拍案曰鄰人職銜何預汝事

老者急摘去其冠上頂跪而伏罪令怒稍解問曰此命案若知其由耶老者昂首答曰鄰人職銜既無預我事鄰人命案又何預我事而問我令舌結無以應閱我書者必疑此老爲張人傑已固張孝廉之哲嗣耳

外史氏曰此爲戲言耶爲實事耶究未有聞其語而證實者但其微微一語的是老訟口吻推其意卽所謂榮辱無及焉

遺囊

江南茶酒之肆觸目皆是行路者各從所嗜而就藉以少憩以解飢渴取值亦廉爲他處所不及客有就酒肆飲者遺一囊以去酒保得之於桌桁之上視囊闊不過三寸直且五倍卽俗之所謂搭連袋也探之中有銀洋二枚銅錢數十文乃置之以俟失者未幾果有一人從容至索遺囊酒保卽出以返之其人忽誣賴曰吾囊中固有銀洋四拾元銅錢二百餘何僅得此酒保無以自明呼冤不已時旁座有沽客眉清目秀一望而知爲機警之士乃起而問其人曰君囊遺於何所猶憶之否曰吾來時卽搭於桌桁之上去乃忘遺客又問酒保酒保曰我固得之於是客使復置其囊於原處視之則兩端

下垂因問其人曰若置是否曰然客曰吾有一法可以立剖此疑疑剖則公論自在衆人吾亦不贊一詞也旁飲之人均應曰善客乃訶酒保曰若伺客者客有所遺自當原物返諸其人今客有銀四十元若何得匿三十八客有錢二百餘若何得匿其二百酒保大呼冤客不顧但曰我早知汝染指於囊已可無狡賴吾憐汝愚無已爲償之卽自探囊取三十八元二百文出納之於其人之囊中充塞滿盈幾不能容膨脝之狀可掬客乃笑謂其人曰業已償君願否其人喜溢眉宇唯唯欲取去客又拍肩使緩曰未也子置何所請仍於何所取之務將以囊置原所而后取之去其人乃欲復搭於桌桁上而量重下垂屢搭屢墮久久不能復置其人乃置之於桌面客曰頃間豈置之於此者耶其人氣結不能筭客對衆宣言曰疑已剖矣公論具在吾不贊一詞也諸君其謂此事何衆於是譁然曰豈有如此纍纍之囊而能下垂於桌桁之間者其爲誣鏡矣然此事公旣破之公卽當有以處之彼若不服我等自在也客乃徐謂其人曰此囊旣不能置此桌桁間則非君物也明矣君之囊或遺失在他肆桌桁間速往求之此囊旣非君物請還酒保其人慚愧無地還囊於酒保忸怩遁去衆皆鼓掌稱快詢客姓名則對曰

吳門諸福寶也。客皆恍然。

外史氏曰。甚矣人心狡詐。鬼蜮爲懷。路不拾遺之風。竟不能復容於今日。可慨也。夫雖然如客者。可謂明察甚矣。若使西洋偵探名家見之。亦當免冠鞠躬曰。佩服佩服。

笑訟

客有談訟師詐其甥者。亦稱之曰諸福寶事。予不暇辯其是否。出於福寶以事跡之可笑也。記其事。姑以福寶稱其人。曰福寶有甥名陳一龍者。南鄉富室系也。其父吝甚。福寶與之有隙。欲扳之而無機可乘。會疫厲卒遺一子名小元。吝益過其父。福寶乃謀藉端以詐其財焉。鄉例五七開弔。隣里咸集。況陳氏鉅族。弔者戶爲之塞。孝子被麻衣。重孝跪靈櫬側。有拜者。孝子一一答禮。日亭午。門上報入爲蘇州諸福寶來。弔小元。以舅之久不上已門也。此來以殊禮遇之。吩咐接入中堂。忽見舅容藹然。可親。毫無悲戚之狀。深奇之。與其交語。語無倫次。且嘻笑百出。其隨來之小僮告人曰。主公近得笑疾。隨處嬉笑。雖廣庭中笑亦不禁。欲其不笑。殊不可得。與人交語時而捧腹。時而軒渠。誠不知其何所喜也。豈食笑矣乎。艸乎。我不得而知。聞者皆深以謂奇。目注福寶嬉皮笑靨。

視之欲笑久之。雖不視其容。思之欲笑。衆賓掩口避席者。大有其人。無何。福寶拜靈長揖。不跪而俯。其首帽驟墮地。福寶發奇想。跪下以頭拾帽。帽拋滾不定。福寶之首亦一任其流轉。孝子荀荀於地目擊。情狀不禁吃吃笑不已。此時福寶忽猝然止笑。立呼其族中長者曰。視孝子何吃吃有何好笑。族長皆無以應。福寶卽返身出門。以大不孝控其甥於宰。謂其在喪嬉笑。族長見証。宰拘小元至訊。之小元實言見狀。不無可笑。宰責以父母之喪。太不鄭重焉。有在苦之子而吃吃作鸕鷀笑者。宜爲舅氏控告也。姑罰鍰了事。小元無可置喙。懊喪萬狀。福寶又遣人說之。詭言已再欲府控小元。聞訊大懼。以千金爲舅壽。始得首肯。異日福寶遇甥於途。猶嬉嬉以笑。靨向之云。

外史氏曰。此誠想入非非者。古人所云笑裏藏刀。殆彷彿似之。福寶責於人而不責於己。其惡已甚。乃又回頭一笑。甥更不堪當矣。此誠所謂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者是也。閱之可發一笑。

檢腹

梁溪人言其地有著名惡訟師。卜姓名林望者。當晚清時。執訴訟之牛耳。一案生死成

敗在其掌握中。以故鄉人咸畏之。若虎而爭訟者。更趨之若鶩焉。卜多智計。善謀畫。雖老吏無及焉。某年鄉之楓落村有徐姓。媼扭其子欲赴縣控忤逆者。其子懼奔告林望。林望察其子媳溫文馴善。非類忤逆於其母者。曰。容勸解若母以息此訟。其子媳去移時。而其老母亦至。林望訴林望曰。彼子媳二人夙忤逆無道。平日侍奉冷淡。今日乃老身生晨。彼等仍以艸具奉我。而彼夫婦則酒肉是享。年老人不復能耐。故欲控官。乞先生代我送官嚴懲。則所感恩不忘者也。林望好言慰之曰。邑有不孝官將罰俸。爾自己骨月究不宜見官。卽見官恐亦未必准。況今日爲媼生晨。更不宜此。媼盛氣稍抑。林望曰。我無老母。媼有子不孝。吾當爲媼棒觴上壽。以愧汝子婦也。媼聞諸喜溢眉宇。林望卽扶之如其家。命市巨燭爲燃之。又命列几堂下。呼麵至。命媼與子媳相對啖之。已而雜問家事。絮聒不休。俄延良久。三人忽大吐狼籍。林望細細驗之。則媼所吐者肴馐。而子媳所吐者藜藿而已。乃斥媼曰。酒肉之奉誰實享之。今而后豈尙可誣耶。幸未見官。不則當官而謊。雖無反坐理。亦將有不利焉。嗣後子媳益當孝敬。若亦應慈愛家。利爲貴切莫興訟而爲當官可欺也。媼慚愧無地焉。

外史氏曰。觀此雖老吏。亦當嘆服其智之不已。我又聞鄉有驅鴨者。與鄰舍爭一鴨。勢將入訟。訟師某聞而往勸。驅鴨者媿媿語曰。予孵卵成雛。畜雛使長。日日驅之散食於草岸。希其育卵得細微之利。五口悉仰於茲。爾乃欲徒手食人一鴨耶。我豈便甘休。鄰人則又曉然置辯曰。予家年年畜鴨五六羽。以供客來不時之需者。日必飼之以糠粃。夜復宿之以籠柵。今歲多爲汝冒認。以去僅賸茲一鴨。已尙不甘耶。兩造紛爭不已。訟師聽之頭頭是道。不能斷一鴨之誰屬。已而曰。汝曹毋爭。一鴨小事也。速取鴨來。爲我烹之。以免汝曹之爭。若此鴨而屬於驅鴨者也。千百羣中失一羽。亦不足爲傷。若此鴨而屬於鄰舍也。汝本以享客不時之需者。今日視予爲客。以作享余可也。兩造不敢不允。姑轉言之曰。我儕本不因一鴨之微而紛紛以爭。所以爭者意氣耳。訟師曰。今我烹此意氣。則例可無爭矣。於是宰鴨享訟師。訟師挾鴨腸出。腸中皆糠粃而非草料。乃顧謂鄰舍人曰。予烹汝一鴨。而汝所爭之意氣。伸已又斥驅鴨者曰。汝鴨散食草田。鴨食者何來糠粃。此鴨明明是鄰舍所畜。而汝欲冒認是鴨耳。驅鴨者舌結無以辯。訟師乃問鄰舍共失鴨若干。曰共失四羽。遂斷驅鴨者以四鴨償鄰舍人。驅鴨者以理屈不敢

拗。竟。從。命。慚。而。去。鄰。舍。人。烹。鴨。沽。醇。大。款。訟。師。訟。師。酩。酩。而。歸。嗚。呼。挾。其。腹。中。物。而。驗。之。其。設。想。可。謂。神。矣。使。憤。之。者。當。此。惟。佞。言。是。信。未。有。不。受。其。欺。者。也。二。事。如。出。一。轍。故。備。錄。之。

賣缸受欺

白下陳全。清乾嘉時人。少年狡獪。每作一事。想入非非。晚年工於刀筆。名聞閭里有述其軼事者云。陳之父以購一缸。故與肆中人忤。陳一日如市。欲爲父報復。思之無策。無已。購物欲歸。以所購物分量極重。攜之途遙十餘里。力不能勝。思之思之。得一兩全妙計。忽忽赴缸肆。僞作買缸。凡缸價每只可儲水一擔者。值錢二百文。陳忽云。願三文一斤。昇至家中。秤後。付值缸肆利之命二健役。送缸。陳遂即以所購之零星物置於缸內。從之而行。及抵家。陳先取缸中零星物進內。良久。一手持秤。與短斧。一手持錢九文。出謂健役曰。予止須敲三斤足矣。健僕怒。陳曰。頃在肆議明者。有一斤算一斤。何悔焉。健役無如之何。忿忿然昇歸。

外史氏曰。天下甯有是理耶。殆齊東野人之談耳。卽有此。而睚眦必報。猶訟師中之下